

歷史與空間

來年美櫻更絢麗

2020新年伊始，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和解放軍的援鄂醫療隊，奉黨中央和國務院之命，數萬名白衣戰士，在疫情嚴峻的危險時刻，從祖國四面八方逆行出征、捨生忘死，義無反顧地馳援湖北，用青春和熱血、乃至生命，奏響了一曲表現人間大愛的動人交響樂。3月中旬之後，湖北和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明顯好轉，這是來自祖國各地和部隊的數萬名白衣戰士，與鄂地醫務工作者通力合作，拚死與瘟神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隨着一座座方艙醫院在病人治癒後陸續關閉，多所定點抗疫醫院完成任務，各地援鄂白衣戰士，也是在上級指示下，結束援鄂的神聖使命，有序地撤離武漢，返回自己的家鄉。在這個惜別的時刻，讓人淚目的畫面一幅幅展現，給大家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和精神震撼。除了獻鮮花、授獎章、贈錦旗、打標語、列隊相送等常規的送行儀式外，武漢交警還用「最高禮遇、最深敬意、最佳形象」的超級規格，以摩托警車開道，護航平凡又不凡的外省市白衣戰士返鄉。黃岡十萬百姓，則自發地在十里長街列隊，為完成任務的湖南和山東的援鄂醫療隊夾道送行，有的群眾手持紅旗一再向車隊九十度彎腰鞠躬，表達了荆楚人民對外地白衣戰士的拳拳感激之情、依依難捨之意。觀看這些視頻，真的使我們熱淚盈眶、激動不已。而白衣戰士到家時，故鄉人民歡迎歸子的安排，亦新招迭出。北京、山東和山西人民在飛機跑道上兩側，用消防車噴出一座高高的「水門」，在陽光下幻化出絢麗彩虹，讓降落的飛機從彩虹門下徐徐通過，表達家鄉人民對白衣子弟兵勝利凱旋的熱烈歡迎，真是別出心裁、妙想奇思，令人歎服。而此時，正是武漢市新一年的櫻花盛開到落謝時。武漢大學位於著名的東湖地區，每年三四月，這裡栽種的櫻花盛開怒放，賞櫻者冠蓋如雲。但2020年的賞櫻佳時，武漢大學櫻花區卻不見湧動的人潮。掉落的殘櫻少人踐踏，竟組成了櫻花大道，在往昔所未見。我讀到一首關於武大櫻花的現代詩云：「武漢大學的櫻花，/悄然開放。/沒有熙熙攘攘的遊客，/也沒有朗朗的讀書聲。/今年的

櫻花顯得有些落寞，/但是即便現在的陰霾下，/它們依然用力地綻放着，/如這座城市一樣，/勇敢而頑強。/待到櫻花爛漫時，/願山河無恙，/人間皆安。」詩句質樸無華、明白如水，但真摯地代表了中國人民戰勝新冠病毒的決心和意志。恰如那爛漫於枝頭的潔白、粉紅的櫻花那樣，中華大地的勃勃生機，是任何力量也摧殘阻擋不了的。說到櫻花，人們常會與日本聯繫起來。確實，日本的櫻花栽植廣泛，日本人自認櫻花為他們的國花。中國現代偉大文豪魯迅曾留學日本，他在名作《藤野先生》裡寫道：「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卻也像緋紅的輕雲」。中國另一位現代著名女作家冰心，曾在訪問日本後寫了一篇散文《櫻花讚》，寫櫻花盛開美景：「山路的兩旁，簇擁着雨後盛開的幾百樹幾千樹的櫻花。這櫻花，一堆堆，一層層，好像雲海似的，在朝陽下緋紅萬頃，溢彩流光。」1972年，周恩來總理曾當當時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贈送中國的櫻花國禮中，選擇出50株大山櫻，轉送給武漢大學培育，目前已形成很大規模。可見，日本國民的愛櫻情結，十分濃烈而牢固。去冬今春中國突遭新冠肺炎襲擊，日本人民給我國防疫用品支援。櫻花時節日本也新冠肺炎發作，我國人民投桃報李，同樣回援日本。事實說明，新冠肺炎是全球化瘟疫，任何國家不可能置身度外，只有世界各國合作抗疫，才能真正戰勝病魔，還全球以健康潔淨環境。歷史資料表明，日本人酷愛的櫻花，真正的原產地是在中國的喜馬拉雅山脈地區。兩千多年前，櫻花就已在中國的宮苑裡茁壯盛開，逐漸普及到民間。唐朝時期，日本來中國朝拜者，將櫻花帶回東瀛，才開始在日本漸次廣泛栽種，至今已僅一千多年。目前全世界共有野生櫻花150種，中國有40多種，廣泛生長於中國多地。除了武漢的櫻花園外，北京的玉淵潭公園也遍植櫻樹，本國品種外，也引進日本等國外品種。每年陽春三月舉辦的玉淵潭櫻花文化節，常吸引成千上萬國內外遊客前來仰首觀賞櫻花美景，拍下無數張櫻花的玉容倩影。我曾多次在和煦的春風裡去觀賞櫻花。櫻花



樹高在15米到25米之間，觀看近處花朵需抬頭仰視。盛華時節，樹上櫻花連綿鋪蓋、密密匝匝，真似那白色或緋紅的輕雲。那清白如雪的花瓣，比雪花更加純潔；那緋紅如雲的花朵，比霞光更加絢麗。站在花樹下，凝望潔白的美櫻，會感到心曠神怡、胸襟寬闊、精神聖美、暖意盈懷。所以人們把櫻花比喻為生命的珍貴、心靈的潔淨、善良的高尚和幸福的恒遠。在時下這個特殊的艱危歲月裡，用櫻花讚美那些奮力與死神搏殺、救黎民於水火的抗疫火線白衣戰士，十分貼切恰當。正因為他們有捨身取義的無私精神和行動，才使更多的患者免遭瘟神的追索，拯救了成千上萬的鲜活生命。今年的櫻花依然繁茂瑰麗，為了保護更多的人類生命，我們只能暫離櫻樹，遠觀滿枝櫻花自由綻放。告別武漢回鄉的白衣戰士曾在惜別時，含着熱淚說：我們還會回來的，到那時和武漢的同胞鄉親們同賞爛漫的櫻花，共慶抗戰人民戰爭的輝煌勝利。方岳的《入村》詩云：「山深未必得春遲，處處山櫻花壓枝。桃李不言隨雨意，亦知終是有晴時。」2020年的春天確實來得有點遲，武漢的美櫻未能贏得更多仰慕已久的粉絲，這是令人遺憾和痛惜的。況且病毒還在地球上兩百多個國家與地區瘋狂肆虐，一定時期內，疫情依然非常險惡，長期防疫決不可掉以輕心。然而，在全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攜手努力抗擊下，雨後必將放晴，寒冬畢竟要成為過去，漫山遍野怒放的炫麗百花，昭示新的春天已經降臨大地。山河無恙，人間皆安的美春，就在眼前。當生命安全得到可靠保障後，我們會摘下口罩、脫去手套，一起擊掌歡迎久盼的新春。當來年櫻花與百花爛漫的春天到來，讓我們笑臉相對，一起漫步於武大和其他百卉盛開的美麗公園和田野上。

書若蜉蝣

熊式一·趙淑俠·虹影

話說華人作家借助西方藝術的各種表現技巧，從而探索中西結合的文學樣式；歐洲為諸多文藝思潮及文學流派的誕生之地，歐華文學有近水樓台之便，受歐洲之文藝風向影響甚深，華人作家自覺將歐洲文學的長處融入寫作之中，豐富藝術表現手法、探索新的敘事方式；每種語言俱為自成一體的表意系統，海外華人作家採用非母語所寫作，主動挑戰「巴別塔」倒塌之後，人類所面臨的語言隔閡困境，非母語寫作體現出華人作家同異文化溝通的意識自覺，賦予寫作獨特視角，為作品實現跨越民族、國家、語言、文化的融合提供條件。熊式一為獲得法國費明娜文學獎、榮譽騎士勳章、法蘭西學院法語系文學大獎三項殊榮的傳奇作家，透過主角「天一」在中國追尋人生目的、愛情、自我慾望的實現，以及在歐洲接觸到藝術與音樂，因而深受影響，將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交織，縮影在一個脆弱而敏感的人身上，同時皆因時局的流變、愛情與友誼的牽扯及糾纏，令天一選擇回到此塊苦難的大地，完成他曲折而苦難的一生，天一、玉梅、浩郎三人所組成的故事，則可說為近代中國歷史所結晶的至情至性的一則傳奇。趙淑俠為旅歐瑞士華人作家，原籍黑龍江肇東，1931年12月生於北京，畢業於瑞士應用美術學院，曾任美術設計師、電台編輯，現今專業寫作；自幼喜愛文學藝術，17歲時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至今已出版小說及散文計約500萬字在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新加坡、美國、德國及瑞士出版。其母知書達理，通得音律及善於丹青，教子有方，三至四歲時就規定她每日描紅、寫大字、認字與背唐詩，如功課做得好則有獎勵，獎品為母親的畫；在抗日戰爭期間，她隨同父母南下入川；歷戰爭、逃難、恐懼、挨餓以及不公平，成為她的童年回憶；就在九歲那年，她讀到《窮兒苦狗記》而受到感染，此書開啟其心智，從此她一本接一本讀課外書，無論什麼書都讀，在10歲以前，她已讀很多魯迅、巴金等的小說與劇本。虹影為英籍華裔女作家及詩人，她在1962年生於重慶，1988年開始發表小說，1991年移居英國，代表作有長篇《孔雀的叫喊》、《阿難》、《飢餓女兒》、《女子有行》、詩集《魚教會魚歌唱》等，她的小說主題大多關乎異國愛情所遭遇的文化衝突。定居瑞士的余心樂原名朱文輝，生於台灣台東，文化大學德文系畢業後往瑞士蘇黎世大學專攻傳播學系及社會心理學系，他在1975年起旅居瑞士，對推理文學（尤其小說）有濃厚興趣，曾以《生死線上》一文獲第二屆林佛兒推理小說首獎，亦在推理雜誌發表專文《偵探推理文學面面觀》，展現多年以來的研究心得，對中外語文現象之觀察與研究亦有濃厚興趣，積極參與瑞士犯罪推理小說界的活動，他的長篇小說《命案的版本》亦有德文譯本發行。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喜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二十八 救國無門的傷痛

一首古詩風味甚濃的歌詞，題目是《哀祖國》。值得一提的是曲譜採用法國民歌《月光》。中詞西曲在今日常見，但在約100年前李叔同是大膽的嘗試。李叔同一面用最古韻味的歌詞，借《詩經·小雅》等典故抒發自己對祖國受着豺狼統治的悲痛，另一方面又可採用外國曲譜配合，可見李叔同的才華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何等暢快。李叔同當年的中詞西曲感動和啟發了大批青年學子。請看豐子愷《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對老師的讚頌：西洋名曲所以傳之於全世界者，因為它們都有那樣優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所知，中國能作曲又作歌的樂家，也只有先生一人。歌詞內容悲觀，慨嘆當年知識分子救國無門的傷痛，《哀祖國》讀來令人落淚。

哀祖國 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豺狼當途兮，人類其非矣。鳳鳥兮，河圖兮，夢想為勞矣。再冉老將至今，甚矣吾衰矣。

陳鴻雁

食在春天

春天像個無所不能的魔術師，把水變暖、風變柔、大自然變美，一切皆在它的呼風喚雨下甦醒、生長。物以稀為貴，食以野為奇。食慣了美味珍饈、吃膩了山珍海味的食客，對山野鄉味反而更加青睞起來。春天，大自然以它原汁原味的鮮美、豐富天然的營養，誘惑着食客們精細挑剔的味蕾。春天，食一縷鮮花的清香。用「秀色可餐」形容鮮花，也許最適宜。梅花清新淡雅，可入酒煮粥；櫻花嬌艷柔美，甜品茶食皆可；梨花純潔無瑕，可入羹入菜。當各種花兒爭奇鬥艷時，槐花也不示弱。白色素雅的小花，一串串，一簇簇，擠擠挨挨，掛滿枝頭，散發出淡雅的芳香。趁着花季剛好，摘幾串涼乾，蒸，煮，炒，拌，煲，樣樣皆可，營養美味。春天，百花齊放，賞心悅目，入食更是馨香醇美，清甜可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春天，食一把野菜鮮嫩。野菜是報春的野菜，它在春寒料峭中吐芽冒葉。小

時候，母親常把挑來的薺菜切碎，加調料作餡包餃子，一碗素淡的薺菜餃子，清香淡爽，足以讓我回味一輩子。薺菜以其翠綠、鮮嫩、味美、醇香，深受人們喜愛。無論是涼拌、清炒、煮湯，味道都極其鮮嫩清香。「三月三，薺菜賽靈丹。」薺菜不但味美，營養還豐富，是野菜中的珍品。香椿味道奇特，食之卻齒頰留香，讓人戀戀不捨。春天的田間地頭，山花爛漫，野菜遍地。春天，食一口河魚的鮮美。養了一個冬天的魚、蝦、蟹等，活潑亂跳，豐腴肥美。肉肥質嫩的野生烏魚，加蔥薑蒜、豆瓣醬、生抽等紅燒，調料的辛香與烏魚的醇香鮮美完美融合，讓人欲罷不能，大快朵頤。春天的餐桌上，無不透着春的氣息、春的鮮美。春天的空氣裡，氳氳着陽光暖暖的味道、春風柔柔的味道、泥土裡裡的味道、鮮花甜甜的味道，春天的舌尖上，更是回味無窮、春意無限的味道。

豆棚閒話

「七仙女」記(上)

斯雄

牛郎織女，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民間傳說之一，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流傳深遠，被譽為愛情的千古絕唱。歷代文人墨客反覆吟誦，在小說、詩歌、戲曲中演繹出好多版本。雖然講的是牛郎與織女的故事，但真正被人喜歡且能記住的人物，還是「七仙女」。可是，與荷里活電影最後都以歡天喜地的大團圓結局不同，這些感天動地的民間愛情故事，大多是以恩恩愛愛的喜劇開頭，以催人淚下的悲劇收場。我總是不忍心看下去。在我印象中，種類繁多的中國民間戲曲，題材大多是悲劇。我老家所在的湖北荊州一帶，就流行花鼓戲，與湖南花鼓戲差不多，只是唸白略有差異。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姐姐和姐夫都喜歡花鼓戲，經常帶我去看草台班子的演出。農閒時刻，每逢有戲班子來，十里八村的鄉親們都會興高采烈地去趕場，在露天的瑟瑟寒風中，看得津津有味。人山人海、人聲鼎沸的熱鬧場面，完全像是在過節。花鼓戲雖是家鄉戲，我其實也談不上喜歡，主要是聽着經常很難受。比如《槐蔭會》，講的就是「七仙女」的故事，那悲悲切切、撕心裂肺的聲腔，讓我幼小的心靈承受不起，聽起來感覺像在打喪鼓。偶爾有一兩段被稱之為「抽筋戲」的，常常引來笑聲一片，倒也有些印象。過了半夜十二點，大人們一般都會把小孩子支走，說是這個時段演的都是「甲勝子戲」，有些兒童不宜。真正讓我改變對地方戲曲印象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看到黃梅戲電影《天仙配》。悲歡離合的故事情節，優美動聽的唱腔音樂，美輪美奐的舞美設計，是我過去從未見識過的。特別是嚴鳳英飾演的「七仙女」，形象唯美，淒美哀怨，有血有肉，性格鮮明，有情有義。悲劇能演繹得如此之美，讓人聽得如癡如醉，簡直顛覆了我的「三觀」。到底看了多少遍，已記不清了，但我

當時居然能把整本《天仙配》從頭到尾唱下來，連自己都感到驚奇。《天仙配》的故事，改編自牛郎織女的傳說。牛郎織女的故事，從牽牛星、織女星的星名衍化而來。傳說織女乃天帝之女，擅長織布，她討厭天上枯燥的生活，偷偷下到凡間，私自嫁給河西的牛郎，過上男耕女織的生活。但人神戀愛是違反天條的，此事惹怒了天帝，把織女捉回天宮，只允許他們每年的農曆七月七日在鵲橋上相會一次。他們堅貞的愛情感動了喜鵲，無數喜鵲飛來，用身體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喜鵲橋，讓牛郎織女在天河上相會。「七仙女」本是神話中七位女神的總稱，後來更多是單指七姊妹中最小的七妹。在黃梅戲《天仙配》的故事裡，牛郎變成了董永。《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董永賣身》，是黃梅戲早期積累之「三十六本大戲」之一、黃梅戲的保留劇目之一，是首部以電影方式出現的黃梅戲。改編後的《天仙配》，全劇分《賣身》、《鵲橋》、《織絹》、《滿工》、《分別》等七場，講述玉帝之七女，不戀天宮繁華，同情為葬父而賣身為奴的人間青年董永，私自下凡與其結為夫妻。「七仙女」一夜織得錦綉十匹，使董永三年長工變為百日。百日期滿，從此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雙雙把家還。孰料玉帝卻令「七仙女」重返天庭，拆散鴛鴦兩分離。後來才曉得，黃梅戲電影《天仙配》，早在1955年就已公映，轟動全國。隨後又看了嚴鳳英主演的另外兩部黃梅戲電影：《女駙馬》和《牛郎織女》，但我最最喜歡的，還是《天仙配》和「七仙女」。嚴鳳英祖籍安徽桐城縣羅嶺鄉（今安慶市宜秀區羅嶺鎮），1930年出生在安慶城區龍門口街下的余家祠堂。自小歷經苦難，命途多舛，承受了母親出走、妹妹賣走、回鄉放牛、販米、挖菜等諸多生活磨難。12歲拜師學藝登台後，又為家族宗長所不容，險遭沉

塘之災，被迫離家出走，隻身闖蕩江湖。在舊中國，藝人的從藝之路，充滿心酸和險惡，她為擺脫惡勢力的迫害不得不遠走池州、南京避禍。新中國成立後，才重返安慶，再次登上黃梅戲舞台，聲譽鵲起。「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本來只是「七仙女」和董永的一段戲曲對唱，居然被大膽改編成二重唱，最終像流行歌曲一樣，在大江南北廣為傳唱。從黃梅戲電影《天仙配》開始，嚴鳳英的演藝人生大放異彩，推出一部又一部經典，鑄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她連拍三部黃梅戲電影，並灌製了大批唱片和錄音帶，不僅風靡全國，還在海外市場掀起陣陣熱潮。電波的衝擊，拓展了黃梅戲舞台藝術和觀眾市場，在海內外吸引、培育、造就了一代代忠實的觀眾。黃梅戲也因此從一個地方小劇種，變成全國皆知、廣受歡迎的大劇種。有那麼一段時間，天南地北的人，差不多都能隨口哼唱幾句……黃梅戲的所有這些風光，都與領軍人物嚴鳳英的努力，密不可分。嚴鳳英和她的黃梅戲電影《天仙配》出現後，嚴鳳英一下子成了「七仙女」的化身。時至今日，提到嚴鳳英，就會想到《天仙配》和「七仙女」，就會想到黃梅戲，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式。（未完待續）



黃梅戲電影《天仙配》劇照，嚴鳳英飾演「七仙女」。 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疫後殺雨更清新

魏益君

殺雨，風塵涅槃後 春天的最後一個節氣 將疫情關在門外 把親朋推向人間 殺雨，這個散發着莊稼清香的名字 坐在季節的末梢 盡情演繹 鄉村飽滿的農事 殺雨後的殺雨 真的是多雨纏綿 彷彿有意親近這片多情的土地 殺雨，潤着人間 淋濕着農人的四月天 把希望植入泥土 將嫩綠插秧、種瓜點豆的文章 打寫得酣暢淋漓 殺雨後的殺雨 處處清新光鮮 楊柳飛絮 茶山耀眼 鄉村柔美 家燕歸巢 農家喜笑顏開地 接一壺新茶 煮一盞新茶 品嚐着疫情之後日子的香甜